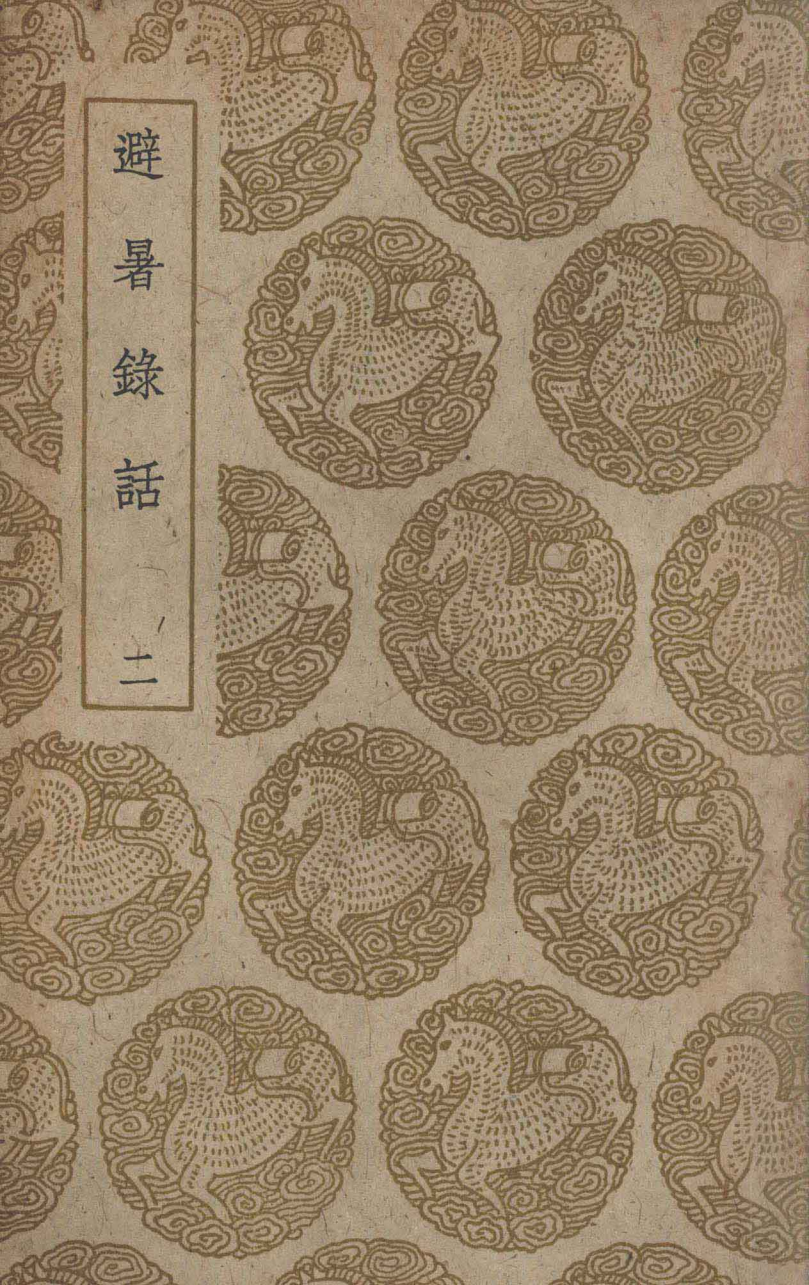


避暑錄話

二





避暑錄話

(二)

葉夢得撰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避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 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暑

二

葉夢得撰

錄

冊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話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# 四庫全書提要

避暑錄話二卷。宋葉夢得撰。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。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。疑今所行者非完帙。然文獻通考已作二卷。毛晉津逮祕書跋云。得宋刻。迥異坊本。亦作二卷。則宋代亦卽此本。考諸書所引避暑錄話。亦具見此本之中。無一條之佚脫。知讀書志爲傳寫之謬矣。夢得在南渡之初。歸然耆宿。其藏書至三萬餘卷。亦甲於諸家。故通悉古今。所論著多有根柢。惟本爲蔡京之門客。不免以門戶之故。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。如論詩賦一條。爲王安石罷詩賦解也。葉源一條。爲蔡京禁讀史解也。王姬一條。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。至深斥蘇洵辨姦論。則尤其顯然者矣。然終怵於公論。隱約其文。尙不似陳善捫蝨新話顛倒是非黨邪醜正一概肆其狂詆。其所敍錄。亦多足資考證而裨見聞。故善書竟從屏斥。而是編則仍錄存焉。

# 避暑錄話卷下

程光祿師孟吳下人。樂易純質。喜爲詩。效白樂天而尤簡直。至老不改吳語。與王荊公有場屋之舊。荊公頗喜之。晚相遇。猶如布衣時。自洪州致仕歸吳。過荊公蔣山。留數日。時已年七十餘。荊公戲之曰。公尙欲仕乎。曰。猶可。更作一郡。荊公大笑。知其無隱情也。

元豐間。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。藏書數萬卷。士大夫樂從之游。身短小而偃。師孟嘗從求相鶴經。得之甚喜。作詩親攜往謝。末云。收得一般瀟洒物。龜形人送鶴書來。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諷之。諸弟子在旁。皆忍笑不能禁。時王侍郎仲至在坐。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。

柳永字耆卿。爲舉子時。多游狹邪。善爲歌辭。教坊樂工。每得新腔。必求永爲辭。始行于世。于是聲傳一時。初舉進士。登科。爲睦州掾。舊初任官。薦舉法不限成考。永到官。郡將知其名。與監司連薦之。物議喧然。及代還。至銓。有摘以言者。遂不得調。自是詔初任官。須滿考。乃得薦舉。自永始。永初爲上元辭。有樂府兩籍神僊梨園四部絃管之句。傳禁中。多稱之。後因秋晚張樂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。語不稱旨。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。因置不問。永亦善爲他文辭。而偶先以是得名。始悔爲己累。後改名三變。而終不能救。擇術不可不慎。余仕丹徒。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。凡有井水飲處。卽能歌柳詞。言其傳之廣也。永終屯田員外郎。死。旅殯潤州僧寺。王和甫爲守時。求其後不得。乃爲出錢葬之。

秦觀少游亦善爲樂府語。工而入律。知樂者謂之作家歌。元豐間盛行于淮楚。寒鴉萬點。流水繞孤村。本隋煬帝詩也。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辭。而首言山抹微雲。天黏衰草。尤爲當時所傳。蘇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游。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。豈特樂府然。猶以氣格爲病。故常戲云。山抹微雲。秦學士。露花倒影。柳屯田。露花倒影。柳永破陣子語也。

富鄭公爲樞密副使。坐石守道詩。自河北宣諭使還。道除知鄆州。徙青州。讒者不已。人皆爲公危懼。會河北大饑。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。公皆招納之。勸民出粟自爲區畫。散處境內。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。從者如歸市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。禍且不測。公傲然弗顧曰。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。卒行之。愈力。明年河北二麥大熟。始皆襁負而歸。則公所全活也。于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。知不可撓。而疑亦因是浸釋。公在政府不久。而青州適當此變。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。在青州二年。偶能全活得數萬人。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。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。余舊有模本。今亡之。不復見。裴休得道于黃蘗。圓覺經等諸序文。皆深入佛理。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。而吾儒不道。以其爲言者佛也。李翱復性書。卽佛氏所常言。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。晚見藥山。疑有與契。而爲佛者不道。以其爲言者儒也。此道豈有二。以儒言之則爲儒。以佛言之則爲佛。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。必取之佛。故不可行于天下。所以紛然交相詆。卒莫了脫其實也。韓退之答孟簡書。論大顛以爲實能外形骸。以理自勝。不爲事物侵亂。胸中無隔礙。果爾。安得更別有佛法。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。退之原性不逮李

翱復性書遠甚。蓋別而爲二。必有知者。然後信之。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。猶未見藥山也。然求于吾儒者。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。故自言志于道者四年。則其學之久矣。然無一言近佛。而猶二十九與老莊並列。蓋以世方力詆其說。不可與之爭。亦不必爭故爾。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。無如翱若王縉杜鴻漸。以宰相傾心爲佛事。蓋本于因果報應之說。猶有意徼幸以求福。乃其流之下概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。而非儒也。是召干戈而求不鬪。雖欲使退之不作。可乎。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。亦陋矣。復性書上篇。儒與佛者之常言也。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。知本無有思。則動靜皆離。視聽昭昭。不起于聞見。而其心寂然。光照天地。此吾儒所未嘗言。非自佛發之乎。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。謂受形一氣。一爲物。一爲人。得之甚難。生乎世。又非深長之年。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。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。翱言之何傷。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。宜其從之者。既不自覺。而詆之者。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。

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。正恐解則好之。此言極有味也。世之好飲者。必能飲。好弈者。必能弈。未有不知酒味而強飲。未嘗學弈而自喜爲弈。凡事皆然。欲求簡靜安閑。莫若初無所解。解而好。非有大勇。不能絕也。吾少不幸。溺于多聞。而喜窮理。每一事未曉。夜不能安枕。反覆推研。必欲極其至而後止。于是世間事。多得曲折。中歲恐流于多事。始翻然大悟。一切掃除。願爲土木偶人。苟一念暫起。似有分別起滅。卽力止之。若觸芒刃。若陷機穽。數十年來。此境稍熟。覺心內心外。眞若無物。所未能遽去者。唯此數

百卷書爾。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。以無知求有知。易以有知反無知難。使吾不早悟。蔽其所知而不返。雖欲求此須臾之適。其可得哉。

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。慶歷初。杜祁公、韓富、范四人在朝。欲有所爲。文忠爲諫官。協佐之。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。于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。而安道繼爲中丞。頗彈擊以前事。二人遂交怨。蓋趣操各有主也。嘉祐初。安道守成都。文忠爲翰林。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。將求知安道。安道曰。吾何足以爲重。其歐陽永叔乎。不以其隙爲嫌也。乃爲作書辦裝。使人送之。京師謁文忠。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。亦不以安道薦之。非其類。大喜曰。後來文章當在此。卽極力推譽。天下于是高此兩人。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。雖物議于二人各不同。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于其間也。

張友正、鄧公之季子。少喜學書。不出仕。有別業。價三百萬。盡鬻以買紙。筆蹟高簡。有晉宋人風味。尤工于草書。故廬在甜水巷。一日棄去。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。或問其故。答曰。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。于是與約。凡有欲染皂者。先假之一端。酬二百金。如是日書數端。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。然自少至老。筆未嘗停。有以紙餉之者。不問多寡。入手卽書。至盡乃已。元祐末。知雍邱縣。蘇子瞻自揚州召還。乃具飯邀之。旣至。則對設長案。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。而置饌其旁。子瞻見之。大笑就坐。每酒一行。卽申紙共作字。一二小史磨墨。幾不能供。薄暮酒行旣終。紙亦盡。乃更相易攜去。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。友正旣未嘗仕。其性介。不多與人通。故其書知之者少。但不逮元章耳。

建中靖國初，有前興紹聖共政者，欲反其類，首建議盡召元祐諸流人還朝，以爲身謀。未幾，元祐諸人並集，不肯爲之用，則復逐之，而更召所反者。既至，亦惡其翻覆，排之尤力。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。張夔叟時以元祐人先罷居長安里中，聞之，壁間適有扇架，戲題其下曰：「扇子解招風，本要熱時用。秋來挂壁間，卻被風吹動。」時余季父仕關中，偶至長安，見夔叟道其事，指壁間詩以爲笑樂。

李翱習之論山居，以怪石、奇峯、走泉、深潭、老木、嘉草、新花、視遠、七者爲勝。今吾山所乏者，獨深潭、老木耳。深潭不可無，松亦不多得。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，古之立社，各以其所宜。木非所宜，雖日培之不植，許洛地相接，嵩山至多松，而許更無有。王幼安治第，遣人取松，栽百餘木種之，僅能活一株，纔二尺餘，視之如嬰兒也。乃獨宜柏，有伐以爲椽者，睢陽近亳，有檜而見推重。州宅堂前有兩株，樛枝者約高二丈餘，百年物也。至杉則三州皆無之，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，而余仕四方，未嘗兼得。今此山乃無不宜種之得法，十年間便可合半抱。惟柏長差比遲爾。今環余左右者，略有數千株，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，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，杉豐腴秀澤似謝安石，柏奇峻堅瘦似李元膺。吾閑居久，賓客益少，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？范文正公嘗謂：「吾木會有時而老，但吾不及見也。」然習之記虎邱池水不流，天竺石橋下無水，麓山力不副天奇，靈鷲擁前山，不可遠視，峽山少平地，泉出山無所潭。此五所者，極天下之奇觀，猶不能備。況吾居獨得其七之五哉？人心終不能無累，余雖忘此，而每見潭水澄澈，高木鬱然，未嘗不有慕。圓證寺大松合抱三十餘株，夾道蔽日，猶國初時故物。石橋合諸澗水道，朱氏怡雲閣之前。

其深處水面闊四五丈。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。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。噴薄激射。交流左右。去吾廬不滿三里。自可爲吾之別館。但寺僧不好事。比歲松有伐而薪者。當祝使善護持之。朱氏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間泉上。暇日時往來。則習之所不足者。吾可以兼得矣。

大抵人才有四種。德量爲上。氣節次之。學術又次之。材能又次之。欲求成材。四者不可不備。論所不足。則材能不如學術。學術不如氣節。氣節不如德量。然人亦安能皆全。顧各有偏勝。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。故德量不可不養。氣節不可不激。學術不可不勤。材能不可不勉。苟以是存心。隨所成就。亦便不作中品人物。唐人房喬。裴度。優于德量。宋璟。張九齡。優于氣節。魏鄭公。陸贄。優于學術。姚崇。李德裕。優于材能。姚崇蔽于權數。德裕溺于愛憎。則所勝者爲之累也。汝曹方讀唐書。當以是類求則有益。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。不足多講。徒亂人意爾。

曾從叔祖司空道卿。慶歷中受知仁祖。爲翰林學士。遂欲大用。會宋元憲爲相。同年素厚善。或以爲言。乃與元憲俱罷。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。再入爲三司使。而陳恭公尤不喜。適以憂去。免喪不召。就除知澶州。風節凜然。吾大觀中亦忝入翰林。因面謝略敘陳太皇聞之喜曰。前此兄弟同時迭爲學士者有矣。未有宗族相繼于數世之後。不唯朝廷得人。亦可爲卿一門盛事。吾頓首謝。今之叨冒。仁宗不得盡施于司空者。吾又兼得之。而略無前人報國之一二。每懷眷遇。未嘗不流涕也。

叔祖度支諱溫叟。與子瞻同年。議論每不相下。元祐末。子瞻守杭州。公爲轉運使浙西。適大水災傷。子瞻

銳于賑濟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無濫。且以杭人樂其政。陰欲厚之。公每持之不下。卽親行部。一皆閔實。更爲條畫上聞。朝廷主公議。會出度牒數百付轉運司。易米給民。杭州遂欲取其半。公曰。使者與郡守職不同。公有志天下。何用私其州。而使吾不得行其職。卒視它州災傷。重輕分與之。子瞻怒甚。上章詆公甚力。廷議不以爲直。乃召公還爲主客郎中。子瞻之志固美。雖傷于濫。不害爲仁。而公之守不苟其官。亦人所難見。前輩居官。無不欲自行其志也。

仁廟初卽位。秋宴。百戲有緣撞竿者。忽墜地。碎其首死。上惻然憐之。命以金帛厚賜其家。且詔自是撞竿減去三之一。晏元獻作詩紀之曰。君王特軫推溝念。詔截危竿橫賜錢。余往在從班侍燕時。見百戲撞竿纔二丈餘。與外間絕不同。一老中貴人爲余言。後閱元獻詩。果見之。廟號稱仁。信哉。

祖宗澶淵未修好以前。志在取燕。未嘗不經營。故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。皆曰如獲燕王頭。宣和末。北方用師。其大酋夔離不嘗王燕爲邊害。朝論必欲取之。未幾。大將乃捕斬夔離不。函其首以獻。詔藏之太社頭庫。天下皆上表賀。而其實非也。士大夫爲慶者。每相視笑曰。遂獲燕王頭耶。

和尚置梳篋。亦俚語。言必無用也。崇寧中間。改僧爲德士。皆加冠巾。蔡魯公不以爲然。嘗爭之不勝。翌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。髮旣未有。皆爲覆髻以簪其冠。公戲之曰。今當遂梳篋乎。不覺哄堂大笑。冠有墜地者。

崇寧二年。霍侍郎端友榜。吾爲省試點檢官。安樞密處厚爲主文。與先君善。一見以子弟待吾。處厚前坐。

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。至是以兵部尙書召還朝。嘗中夜召吾語。因曰。吾更禍重矣。將何以善後。吾曰。公不聞蘭相如。廉頗。郭汾陽。李臨淮。張保臯。鄭年事乎。縉紳之禍。連結不解。非特各敵其身。國亦敵矣。公但能一切忘舊怨。以李文饒爲戒。禍何從及。處厚意動。矍然起。執吾手步庭下。時正月望夜。月正中。仰視星斗燦然。以手指天曰。此實吾心。因問此六人大略曰。四人者吾知之。獨不記保臯與年爲何事。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略載之矣。還坐室中。取唐書檢視久之曰。吾未有策題。便當著此以信吾志。遂論六人以策進士。

佛氏論持律。以隔牆聞釵釧聲爲破戒。人疑之久矣。蘇子由爲之說曰。聞而心不動。非破戒。心動爲破戒。子由蓋自謂深于佛者。而言之陋如此。何也。夫淫坊酒肆。皆是道場。內外牆壁。初誰限隔。此耳本何所。在今見有牆爲隔。是一重公案。知聲爲釵釧。是一重公案。尙問心動不動乎。吳僧淨端者。行解通脫。人以爲散聖。章丞相子厚聞。召之飯。而子厚自食葷。執事者誤以饅頭爲餛飩。置端前。端得之。食自如。子厚得餛飩。知其誤。斥執事者而顧端曰。公何爲食饅頭。端徐取視曰。乃饅頭耶。怪餛飩乃許甜。吾謂此僧眞持戒者也。

吾素不能琴。然心好之。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授指法。亦能爲一兩弄。怠而棄去。然自是每聞善琴者彈。雖不盡解。未嘗不喜也。大觀末。道泗州。遇廬山崔閑。相與游南山十餘日。閑蓋善琴者。每坐玻璃泉上。使彈。終日不倦。泉聲不甚悍激。涓涓淙淙。與琴聲相亂。吾意此卽天籟也。閑所彈更三十餘曲。曰。

公能各爲我爲辭。使我它日持歸廬山時。倚琴而歌。亦足爲千載盛事。意欣然許之。閑乃略用平側四聲。分均爲句。以授余。琴有指法。而無其譜。閑蓋強爲之。吾時了了略解。既嬾不復作。今蓋忘之矣。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。以王琚舊辭增損而足成之。雖無彈者。可歌成聲。遇吾意時。當稍依此自爲一篇。以終閑志也。

眞詰載蕤華事。細考之。近今之紫姑神。晉人好奇。稍緣飾之。爾紫姑神止爲詩文。自託于仙。不與人相接。而蕤華事乃近製。豈有眞仙若此哉。或曰。釋氏至四禪天。乃無欲。自三禪而下。皆未免于欲。蕤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。亦不然。所謂界者。豈眞與世人同。僅有偶而已。後世並緣遂肆爲瀆慢。高眞之言。無所不至。流俗爭信之。唐人至有爲后土夫人傳者。今所在多有。爲后土夫人祠。而揚州尤盛。皆塑爲婦人像。流俗之謬妄如此。亦起于西漢所謂神媼者。謂小孤爲姑。何足怪哉。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。然託論亦不當如此也。

毒熱連二十日。泉旁林下。平日自爲勝處。亦覺相薰灼。忽自訶曰。冰蠶火鼠。此本何物。習其所安。猶不知異。今此熱相。初從何來。乃復浪爲苦樂耶。一念纔萌。顧堂室內外。或陰或日。皆成清涼國土。戲以語羣兒。皆莫知答。翌日忽大雨。震電暴風。驟至坐間。草木掀舞。池水震蕩。羣兒欣然。皆以爲快。因問。遂若是涼耶。抑來日復有熱耶。來日復熱。則汝之快者。將又戚然矣。自吾之視羣兒。固可笑。然吾行于世。且半生。幾何不爲羣兒。得無有如吾者。又笑其所笑乎。

釋氏論佛菩薩號。皆以南謨冠之。自不能言其義。夷狄謂拜爲膜。晉謨。穆天子傳。膜拜而受。蓋三代已有此稱。若云居南方而拜爾。旣訛爲謨。又因之爲南無南摩。後漢楚王英傳。伊蒲塞之饌。伊蒲塞。卽梵語優婆塞。時佛語猶未至中國。蓋西域之譯云然。如身毒與天竺。其國名尙訛。況于語乎。

唐書李絳傳。載論罷吐突承瓘。請撰安南寺聖德碑事。云憲宗命百牛倒石。此事出唐舊史。歐文忠遂謂古碑先立而後書。余家有李絳論事。載此甚詳。云承瓘先立碑堂。并碑石大小准華嶽碑。不言已立碑也。絳旣論。帝報云。已不令建立。碑樓便遣拽倒。乃記承瓘奏樓功績大。請緩拆。帝遣百牛倒之。則所倒乃碑樓。非碑石也。新史乃承舊史之誤爾。凡書要以便事。何爲必先立乎。史言帝初怒。絳伏奏愈切。乃悟。而集本是奏疏。從中報可。無怒事。尤見其妄。

列子書稱子列子。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。非列子自云也。劉禹錫自作傳。稱子劉子。不可解。意是誤讀列子。

天下真理。日見于前。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。但人役于外。與之俱馳。自不見耳。惟靜者乃能得之。余少常與方士論養生。因及子午氣升降。累數百言。猶有祕而不肯與衆共者。有道人守榮在旁笑曰。此何難。吾常坐禪。至靜定之極。每子午。覺氣之升降。往來於腹中。如飢飽有常節。吾豈知許事乎。惟心內外無一物耳。非止氣也。凡寒暑燥溼。有犯于外。而欲爲疾者。亦未嘗悠然不逆知其萌。余長而驗之。知其不誣也。在山居久。見老農候雨暘。十中七八問之。無他。曰所更多耳。問市人。則不知也。余無事常早起。每

旦必步戶門。往往僮僕皆未興。其中既洞然無事。仰觀雲物景象。與山川草木之秀。而志其一日爲陰。爲晴。爲風。爲霜。爲寒。爲溫。亦未嘗不十中七八。老農以所更。吾以所見。其理一也。乃知惟一靜。大可以察天地。近可以候一身。而況理之至者乎。

宣和間。內府尙古器。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。無敢隱者。悉獻于上。而好事者復爭尋求。不較重價。一器有直千緡者。利之所趨。人競搜剔山澤。發掘塚墓。無所不至。往往數千載藏。一旦皆見。不可勝數矣。吳玠爲光州固始令。先申伯之國。而楚之故封也。間有異物。而以僻遠。人未之知。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。旣而罷官。幾得五六十器。與余遇汴上。出以相示。其間數十器尙三代物。後余中表繼爲守。聞之。微用其法。亦得十餘器。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尙多也。范之才爲湖北察訪。有紿言澤中有鼎。不知其大小。而耳見于外。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。亟以上聞。詔本部使者發民掘之。凡境內陂澤悉乾之。掘數十丈。訖無有之。才尋見謫。

慶歷中。西方用師。一委韓公。范文正公。皆爲招討副使。未幾。韓公以任福敗好水。左遷秦州。文正擅報元昊書。遷耀州。皆奪使事。蓋居中有樂之者。仁宗憂邊事無所付。且未決二公去留。王文安公堯臣時爲翰林學士。乃以爲陝西體量安撫使。當權者意欲使附己。排二公。公具言二公方爲夷狄所畏。忠勇無比。將禦外敵。非二人不可。具辨任福敗不緣帥。皆請還之。併薦其麾下狄青。种師道等二十餘人。可爲大將。議與當權者忤。盡格不行。會公言涇原賊所由入。他日必自是窺關中。請益兵預備。亦不行。而明

年葛懷敏之敗。正自涇原。仁宗始悟。復行公策而還二公。訖降元昊。議者謂保全關輔。雖韓范之功。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。

唐中世以前。未盡以石爲研。端溪石雖後出。未甚貴于世。蓋晉宋間善書者。初未留意于研。往往但以器貯墨汁。故有以銅鐵爲之者。意不在磨墨也。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研。當時以爲寶。下有刻字云。天寶八年冬。端州東溪石。刺史李元書。劉原甫知長安。取視之。大笑曰。天寶安得有年。自改元卽稱載矣。且是時州皆稱郡。刺史皆稱太守。至德後始易。今安得獨爾耶。亟取唐書示之。無不驚嘆。李氏研遂不敢復出。非原甫精博。固無與辨。然李氏亦非善爲研計者。研但論美惡。誠可爲寶。何必問久近耶。近世有言許敬宗研者。亦或以其人棄之。若論李氏研。則許敬宗眞贗亦未可知。然好惡之或如此。彼爲研者。美惡自若。初何預知。而或以有年而貴。或以人而廢。重可笑也。

劉原甫博物多聞。前世實無及者。在長安。有得古鐵刀以獻。製作極巧。下爲大環。以纏龍爲之。而其首類鳥。人莫有識者。原甫曰。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。所謂大夏龍雀者也。鳥首蓋雀云。問之。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。正夏故疆也。又有獲玉印遺之者。其文曰周惡夫印。公曰。此漢侯印。尙存于今耶。或疑而問之曰。古亞惡二字通用。史記。盧縮之孫他人封亞谷侯。而漢書作惡谷。是矣。聞者始大服。因疑史條侯名遂作惡父之亞音。未必然。春秋魏有醜夫。衛有良夫。蓋古人命名。皆不擇其美稱。亦多有以惡名者。安知亞夫不爲惡夫也。

韓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時銅料一狀如勺。以今尺度之。長一尺三寸。其柄有銘云。大官乘輿十凍銅料。重三觔九兩。新始建國。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。工遵造。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相宏令丞相第二十六料食器。正今之杓也。史記趙世家。趙襄子請代王。使廚人操銅料食代王。及從者行斟。陰令以料擊殺之。是已。凍周官晉鍊。據漢書。莽改始建國六年爲天鳳六年。而不言其因。今天鳳上猶冒始建國。蓋通爲一稱。未嘗去舊號。上戊。莽所作歷名。莽自以爲土德王。故云。宣和間。公卿家所藏漢器雜出。余多見之。唯此器獨見于韓氏。

國朝監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。嘗再任通判人。有闕。則中丞與翰林學士知雜選舉二人。從中點一人除宰相不與也。韓公爲中丞。以難于中選。乃請舉京官以爲裏行。遂薦王觀文。陶冶平。初。御史缺。臺臣如故事以名上。英宗皆不用。內批自除二人。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爲殿中侍御史。呂微仲以三司鹽鐵判官爲監察御史裏行。得人之效。乃見于再世二十年之後。古未有也。

唐制誥以掌進書翰林學士。初但爲文辭。不專詔命。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爲之。班次各視其官。亦無定員。故學士入皆試五題。麻詔勅詩賦。而舍人不試。蓋舍人乃其本職。且多自學士遷也。學士未滿一年。猶未得爲知制誥。不與爲文。歲滿遷知制誥。然後始並直。本朝旣重學士之選。率自知制誥遷。故不試而知制誥。始亦循唐制不試。雍熙初。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爲之。化基上章辭不能。乃始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。遂爲故事。其後梁周翰。薛映。梁鼎。亦或不試而用。歐陽文忠公記唯公與楊文公。